四書輯釋

論語卷之十五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　士毅　輯釋

新安林隱程　復心　章圖

後學莆田王　元善　通攷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通攷 熊禾曰此篇多記出處前二三章文公疑為在陳一時之言餘亦多記夫子言行与門人問答之辭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復扶又反 通攷 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於孔子孔子云云明日与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

哀公二年孔子年六十矣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声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胡氏曰孟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考春秋則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暇害孔子蓋為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絕糧於其間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

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語錄問守其窮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必以說諸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答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不如小人窮則濫耳以固字答上文亦字以窮字乃相應○愚謂

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義之勇也處上声困而亨易困卦云困亨貞又云困而不失其所亨言身雖困而道自通也無所怨悔義之安也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饒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是說明日遂行處困而身無所怨悔是說在陳絕糧以下顧是顧後慮是慮前怨是怨人悔是自悔○又曰禮有大於俎豆者若夫子自謙而說其小者也若靈公以軍陳為問故夫子以禮器為對君子成德之人

安於貧賤也是守其窮以下君子一等矣

孔子去衛適陳

[illegible] 閒問不同 當行而行無所顧慮

[illegible] 安遜不同 處困而亨無所怨悔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本

推鴻珠之一本類也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於能疑見其將有得○[illegible]

謂於曾子則曰夫子知其積功久將自有所得以行言[illegible]

曰指子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也曾子將而將有所得[illegible]

亦知而將有所得亦

子是從曾子說來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形四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 彼以吾道[illegible]於一以貫之

之亡。此自多學而識說起，而但云予一以貫之。[illegible]

此言，如此說，語錄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illegible]

所以為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illegible]

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

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但其[illegible]只是於多學[illegible]

一以貫之耳。○曾子會得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illegible]

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子貢尋常[illegible]

而入道，故夫子警之曰：予一以貫之，蓋言語之多，不過一

理耳。但子貢多是聽得了便了，更不復[illegible]。曾子尋常自[illegible]

入事說，便真个行。此學為人謀則真個忠，與朋友交則真個

信。故夫子警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惟曾子則

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illegible]

○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宜其以為

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

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至矣。解見中庸。○謝氏謂：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

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

原本裏發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

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

箇一，便貫將去。○問謝氏解此章末引中庸[illegible]

其理之妙耳。曰：固是。到此則無可得說了，然此[illegible]

只是說過也，不濟事。多學而識之，亦不可謂不是，故子貢先曰

然又門非與圓者嘗多學而識之者又自有箇道一貫底道理
非多學而識之則一以貫之則不同說矣○陳氏曰
此以學術言之發乃聖容天理自然流行
之熟思熟玩刻之迹即所以結前意耳
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反因又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如莫我知也夫又予欲無言之類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饒氏曰顏曾以下諸子天資之敏學問之進皆無如子貢更觀其聞性與天道及子張諸說

論述二意所孔子勉定以見矣○袁氏曰曾子聞一貫之說
即唯而無疑門人已有深領聖之道問則子貢雖曰未能如曾子之說下
而亦有治如門人有問謂之是子貢蓋亦然曾不於言是
矣○通曰集註參乎章引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
之以天字釋一此章引謝氏曰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
之也亦以天釋一字蓋天之於萬物是一氣之貫聖人之於
萬事是一理之貫但彼之所謂貫者曰汎應曲當用各不同
是以行言此則由博學而識之說來是以知言況曾子篤實
能力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知所以告
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

曾子以行言　忠恕而已　自上流下

可見淺深不同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由呼去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去聲慍見發也饒氏曰夫子不曰知道而曰知德何也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不為我有行得未說切知則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表而激味知之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所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膏粱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已所以慍見○通曰詳集註之意不味無窮必實得於己而後真知此夫與有知之區窮迹豈足為欣哉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

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人不見其有爲之迹，可得見者，恭己御敬篤之容耳。胡氏謂敬德之容由外而知其內是也。○或問即書考之，則舜所以爲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希闊，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爲矣。○饒氏曰：朱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此是衆聖人之所同；一節義舜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此是舜之所獨。稱舜与人無爲者，其惟文王乎相似。

大舜南面而治

以德化言 — 無爲而治 — 無可見之迹

以德容言 — 恭己而已 — 可見者如此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声。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

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語錄篤有重厚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有拘迫之患張氏曰篤敬者敦篤於敬也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恒以是而行何往不可○洪氏曰凡事詳審不苟發[illegible]為[illegible]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曰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illegible]言思忠言而有信此合忠信不言上說如何曰忠信都謂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記曲禮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麗也謂兩人相附麗而並坐或並立我毋往參之為三言與我相參也。衡，軛音厄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去聲下同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去聲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語錄參前倚衡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只[illegible]日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工夫全在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八字上念念不忘於心而後常如有見於目忠信篤敬吾心此理也

州里之人與蠻貊之人亦皆此心此理也盡吾之心則雖乎人心體之而可行不盡吾心則無以通乎人心雖近而不可行矣○鄭舜舉曰子張務外者也故問干祿問行皆以言行告之忠信篤敬寬充實無淺深不許子張之學進矣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書上文夫子所言於紳也　饒氏曰書紳見他佩服之切子張到晚年盡切實如言執德不弘之類可見）

（　）程子曰學要鞭辟（音璧）近裏著（直略反）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此致知之鞭辟近裏著己者）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此力行之鞭辟近裏著己者）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壯里反）便渾（上聲）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此語錄鞭辟近裏是緊說語中辟字如驅辟一般一處說作鞭約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就外面做工夫一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句說外去只就身上理會便是近裏著己○天與地同體本如一是之精英去查滓是所以意人敬之未消者便與天地同體本務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復禮為仁未是去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如此便同信不可謂大段未是查滓雖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些查滓處矣者見得透徹那查滓處便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

持養旋旋齊整除去數盡即此是義只辭簡做得做與不敢拜
○胡氏曰明得盡查滓化將天資高知之則能行之而私意
無所容也莊主容敬主心內外交致其力常常操守以涵養
之然後可使私意消釋程子說條專為學者言不主於釋經也

言行

○

以忠信篤敬行言——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

以近而求可行言——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州里行乎哉

以無時不以是行言——立見參前輿見倚衡——夫然後行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音秋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此一事可見其餘故夫子稱其直事見下

家語困誓

家語困誓篇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也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上聲）合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古轉反）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通釋］[illegible]

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illegible]

如伯玉之君子。○張氏曰：史魚只知直道，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之道；若伯玉則能因時屈伸，故謂之君子。○胡氏曰：直者德之一端，君者成德之名。既曰史魚之直，不以有道無道而變，於出處可行亂道紋者，而不可得矣。伯玉有道則仕，無道卷懷，近於夫子之用則行，舍則藏。集註以為出處合於聖人之道，蓋謂此也。

史魚伯玉

史魚以直稱 — 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 此德之一端

伯玉以君子稱 —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卷而懷之 — 此德之大成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先師曰：惟智者為能知人，知其人之可與言或不可與言。不知人則當語而嘿，當嘿而語，則失人則失言矣。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

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語錄：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之；所以成仁者，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仁只是吾心之正理，求生害仁，殺之无首，得生却是抉殘吾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若只一个安与不安而已。○胡氏曰：當死而死，於理為是，於心則安，故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臨難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他。○鄭舜舉曰：志士不以死生為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雖曰不懼，或未免於徒死，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饒氏曰：仁人与仁為一，仁為我有矣；志士与仁猶二，但有志於為仁。仁人者自然无求生害仁，有殺身成仁；志士亦能勉而為之。此于是仁人豫讀張然是志士。先師曰：志士志於仁而勉行，不及仁人之安行，然不以生死動心而蹈此仁，則一也。

○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于敏反命者，若不實見得，惡音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語錄：殺[illegible]

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至於全其命[illegible]傍人若他說底話。○永嘉陳氏曰：謂之成仁，則說[illegible]天理人倫，无體大處，生順死安，无可悔憾。當此境[illegible]理而不見己身，便管甚名譽耶？○汪氏曰：程子只以夫子之[illegible]

言更推出實見二字謂必先能眞實見得死便定是不死便定不是方肯甘心就死以成就這个是若不曾自實見得定合如此則必不肯甘心就死矣此又推聖人所以言此之意以驗人也先師曰志士仁人能得身理於心方能有實見實見得足与指分能殺身成仁以成就个是而不求生害仁以成就个非也問若身成仁与舍生取義何別曰仁義一理可仁以心之全德言義以身之大節言成仁包得取義取義處所以成仁孔子就本心安適処言故曰成仁孟子就切身緻制処言故曰取義其為成就一个是則一而已所以程子於此謂實見得生不重於義可見仁与義一理也

志士仁人

以無求生言 害仁 實見得非

以有殺身言 成仁 實見得是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饒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事者也士言仁者見於脩身者也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嚴憚指事大夫之賢切磋指友士之仁○語錄親賢友仁也是為入德之方胡陳与友就事曰友爲親切

賢仁只是統言友程推仁上說○欲為仁而先親二賢然

工欲善其事而必利其器欲其取諸仁賢以成其德近謂

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

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與善人

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

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

所藏者黑是以君子

必慎其所與處焉

○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資助也○汪氏曰此專指為字發明之問意重在此字故夫子答之只從此字發明其意也

子貢

以其所問說：方人、悅不甚 — 終許之以器

以夫子所答說：事賢、友仁 — 必先利其器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語錄顏子[illegible]之問在二一問仁一問為邦須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做為邦之事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

[illegible]

然時以作事四字出左氏傳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夏小正之屬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夏小正夏時書名今存戴德註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或問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爲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抑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爲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爲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此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語錄所謂行夏時者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故由教氏事者至夏而悉備也諸家之遷父而皆善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爲無差故曰行夏時也○饒氏曰問集註斗柄初昏建寅之月何獨取初昏爲定曰天象雖教模只有初昏可見日已落星初明於此時推測方有定皆其紀時說周流只方細可說歲見測昏辰都用初昏則日景都用日中○行字葬月令說了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寅初是聽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考其令之善以堯曆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驗問春秋書王正月是以十一月爲春如何曰然天時參差自是周制夫子不敢擅改王制恒如此書而於答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時方與天時當對此虞夫子微意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去聲)不若商輅之朴素渾(上声)堅而等威已辨(等威等級)爲質而得其中也

或問周輅爲過侈何也曰輅若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爲用也賤矣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爲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其勞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蠹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爲過侈也○正義曰路大也若之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左氏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熊氏曰按記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註曰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周礼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象以飾諸末革輅鞔之以革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已○過曰商尚周人有過於質者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敷教以)前後有旒(音流)蓋冕之

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通鑑】周礼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群小祀則玄冕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大裘羔裘也衮冕卷龍衣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虫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章也鷩畫以雉謂華虫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章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或問周冕之不為後何也曰加之首則体雜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以有未備者矣○通曰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乎文之中者也【通攷】冕程曰周礼司服王之冕服凡六蓋服縣有表衮鷩毳希玄六者之冕旒冕則一耳衣冕若衣服而冕僭所謂大裘而冕也鷩毳希文等冕義同然介御字五冕註謂衮冕无旒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餘亦殺一則冕之有旒者凡五或云裘冕衮冕皆十一旒又礼器大子冕十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亦為五等故以詩謂有五

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曰韶舞以樂言舞以容而言也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通曰集註前訓佞字但謂其辯給此則先之以卑諂蓋辯給在口卑諂在心此所謂巧言令色孔壬者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illegible]顏子問為邦孔子使以四代禮樂許大事分付與他則是[illegible]博以文之時都理會得了○發此為之兆兆將準則也非謂為邦之意盡於此四若略說四件作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依從此而推行之耳○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然耳非以為當盡從周若答為邦之問乃其素志也○通曰須看斟酌二字以三代正朔斟酌之不如夏之時得其正輅至周而過侈斟酌之不如從殷為得其中冕自黃帝已有之至周而其制始備斟酌之不如從周為得其中自堯舜湯武皆有樂斟酌之不如韶樂之盡善盡美夫子姑舉此四者以例其餘皆可如此斟酌而行之也

張子曰禮

樂治（下去聲同）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去聲）夏君臣更（平聲）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去聲）其所守，故放遠之。或問：

鄭衛之音皆為淫，今夫子獨欲放鄭，何也？曰：衛詩三十九，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詞，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猶多譏刺懲創之意，鄭幾蕩然無復羞愧悔之萌。鄭聲之淫甚於衛矣。夫子之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舉重而言也。○張好古曰：小人之亂國家，柔惡尤可畏於剛惡。剛惡剛鷙黠暴，中才之士猶畏而遠之。為害甚哉！佞柔安者讒諂[illegible]人[illegible]聰[illegible]之君猶為所惑，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夫子[illegible]者言也。是知有百王之大法，為萬世[illegible]王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illegible]道成於禮樂。鄭聲，樂之淫者，能蕩人之性情以壞[illegible]之治道係於人才[illegible]其以後存人之心志而喪其所守，故以為法之[illegible]意者意在法之表，意所以立此法，法所以用此[illegible]法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意也。

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illegible]

尹氏曰：此[illegible]

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語錄問伊川[illegible]傳序引夫子[illegible]

秋之語旋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爾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之以為樣耳

為邦

以立法言　以守法言　以防弊言

行夏時　乘殷輅　服周冕　樂韶舞　放鄭聲　遠佞人　鄭聲淫　佞人殆

此為治之法　此法外之意　此法所以壞

可見百王不易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饒氏曰蘇氏只說得地之遠近說

時之遠近君云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患在旦夕之近矣直方足○馬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後慮不遠則備不豫而憂近矣慮患遠而備豫則有以弭憂也

遠慮近憂

- 以地言
  - 不在千里之外
  - 必在几席之下
  - 蘇氏說
- 以時言
  - 不思久遠之危
  - 必取旦夕之禍
  - 南軒說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声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已見子罕篇此加上三字而歎人之意愈切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声竊位言不稱去声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

新安湖首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通]

[蒙]見公冶長篇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章

又以爲竊位也不明者知之暗不智蔽賢則心術之私不仁也豈非偷竊職位以爲己之私有而不復以職位爲國家待賢之公器歟文仲魯賢大夫夫子不雷同而賢之大公至正之心也○熊氏曰公叔文子與大夫僎同升則稱其文撤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爲手也

臧文仲竊位○

以不知賢言——是謂不明——其罪小

以知而不舉言——是謂蔽賢——其罪大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易去聲

語錄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呂伯恭性褊急只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向如此覺懊厚和易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先師曰此即求諸身君子又與人不求備之意將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爲求遠怨而

俗爲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以躬自厚言 — 責己也重 — 身益修
以薄責於人言 — 責人也輕 — 人易從
所以遠怨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上聲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語錄只是要再三反覆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奈他何○饒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通攷能熟不曰大斈慮而后能得即此章之意

如之何
以不曰如之何言 — 此未然之前 — 防微杜漸之爲貴
以吾末如之何言 — 此已然之後 — 横流極熾而難救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僻同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

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語錄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說
得下二句爲乱道言不及義無辛議之村人多如其實言矣
及義而惟止好行小慧則其爲不悲愼險之小輩當矣發覺
於罪過難矣哉○或問慧因明智之利曰小慧則不本於義
埋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耳○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
則鑿巧之私而已小慧之好義之賊也○饒氏曰此雖聯事
其實相因○胡氏曰集註所謂游則其心日甚一日熟則其
幾日深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羣居而終日如此也言不及
義故無以入德好行
小慧故將有患害焉

羣居終日
以言不及義者—放辟邪侈之心滋—無以入德
以好行小慧者—行險僥倖之機熟—將有患害
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

余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語錄

義是就事上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行是大綱行其閒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則始自此出夫徒能盡其節文而不能遜以出之則亦不可如人尊卑之分雖要遜他然遜之之時辭氣或不娩順是不能將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礼義遜皆是爲○問礼行遜出何別曰行是安排恁地行出是從此發出礼而不遜則不免矯出以威嚴加人信以成之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事却非是遜以出之之後方信以成之也○饒氏曰當然處是義質是箇拈朴子呂了以義作箇至朴却以礼来文這義擺布敎恁地有條理然義有圭角又須遜順以出之使之無圭角然既加此又恐失了義之本真故又須信以成之不易其當然之則又曰義以爲質而非礼行遜出則質而不文礼行遜出而不成之以信則文勝而滅質皆非君子之道

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易文言

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此章本無敬以直內意程子又推本言之○語錄義以爲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胡氏曰必敬存而後義立義者事之質而敬又義之本推而上之也○求義陳氏曰敬以直內則義乃方外是敬爲体而義爲用若以義爲質則礼行此義者也孫出此義者也信成此義者也是義爲体而三者爲用矣○通曰義不可以直遂行之出之在礼孫義不可以偽爲成文在信實然非礼孫之後文加以信信曰義曰礼孫始終一實而已矣

按

君子義以爲質。（制事之本）禮以行之（必有節文）孫以出之（必以退遜）信以成之（必在誠實）此君子之道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去聲）。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饒氏曰。言沒世者。蓋棺事乃定。生前飾可干名。沒後卻難默。不得公論方定。非有可稱之實者。必不見稱於人。沒後有名可稱。則眞有善可知。大率沒世不忘亦此意。○馮氏曰。病之者。病我也。疾之者。疾人也。○齊氏曰。求有爲善之名。同君子之所羞。終無爲善之實。亦君子之所恐。故長而無述。孔子責之。四十五十而無聞。孔子數之。沒世而無稱。孔子疾之。然則學者亦可以勉矣）

君子 ○
- 以處世言 — 不見知不悔 — 所以見信道之篤
- 以沒世言 — 疾名不稱 — 所以求爲善之實

呂氏說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莫孔反）而意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蒙者○或問楊氏之說似太巧曰雖巧而有益於胡氏曰范氏合上二章爲一意楊氏於此又合三章爲一意文意反覆互相周備雖非夫子立言之旨記者取而相足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上聲）衆曰羣然無阿比（毗至反）之意故不黨（語錄矜是有把捉底意說書不矜[illegible]怕然累大體○張氏曰矜自持易至絕物而失於爭羣忍相与易至徇物而失於黨君子非与人異也處己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不爭非不与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先師曰矜也忿戾則矜而爭矣可以羣羣而不流於黨也）

君子

以矜與羣言

莊以持己
和以處衆

此所以盡天理

以不爭不黨言

無乖戾心
無阿比意

此所以防人欲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不以其言之善而遽舉用其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小人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一言之善自不可廢故也如孔子因宰予晝寢而聽言必觀行孟子不設陽虎爲富不仁之言聖賢之心公而無蔽故如此

君子

不以言舉人 — 所以擇人

不以人廢言 — 所以擇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恕者求仁之大端也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視人猶己一視同仁此聖人之無我之推其路無私己推仁之用自

然如此〇語錄問言恕必兼言忠如何此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獨說恕時忠在裏面了〇饒氏曰此問在未聞一貫之先子貢多學欲如博中之約遂發此問一言是一字所以只以一恕字答之〇陳氏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就一邊論其實不止勿施所不欲者凡己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欲弟人亦欲孝欲弟必推己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便是恕只是推己之心疏行到那物而已恕之義甚闊大自漢以來恕字之義不明有謂善恕己量主范忠宣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字就己上着不得據此說恕字只就人底意思恰似今人說且恕之不輕恕之意如此是己有過且自恕人有過又并恕人乃相率為不肖之歸豈推己如心之義乎

子貢

以求[illegible]及言 — 不欲加己亦無加人 — 此仁之事

以終身可行言 —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 此恕之事

〇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平上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有所試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語錄毀者人本未有十分惡將做十分惡說此便是毀若只據他之惡說之不謂之毀如一物本完全今打毀了便是毀若那物元破了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過當有所試者那人雖未有十分善我試之知得將來如此若設人斷不如此他○或問毀者惡未著而遂誣之譽者善未著而遽稱之也試者驗其將然之辭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墮愛之善故人之善惡稱之未嘗少有過其賢稱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先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誣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言毀蓋非若後世所謂亦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後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曰若有言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曰有譽無毀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凡于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而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為有倚而以勉然無情者

篤至高者入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韓
驗之刻矣。○胡氏曰：以其所毀其真，若叔孫武叔之毀仲尼是
也。譽云過其實，若子
所謂声聞過情是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
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
惡而無所私曲之民。語錄：斯以字本虛，然意則乃在此。故我今亦不得而枉
其是非之實也。此句總結上一節，結毀譽之言。[illegible]金履祥曰：此章總前說，朱子取註註文直至及句意。
通前又為此句歎得簡約聚然有挑出直道獨辭而後及句意
其所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
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以為簡明。○尹
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
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
其間哉？尹氏之意略而未明，朱子就其說而發明之，得
因明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而聖人不得
一日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得容
私於其間也。然有先毀之之意而無所驗之之實，毀之惡。

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焉○好善忠厚之心与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饒氏曰下兩民字即上面人字但人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緣有三代字在上故言今此之民与三代之民一般但三代化行俗美好惡皆其真後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爲枉所以有稱人惡而損其真揚人譽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則不隱蓋視今此之人爲三代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爲後世枉道之民也○通曰朱子曰所以二字有味蓋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今之民与三代之民猶然是必有所以然者矣

聖人直道之故

以吾之於人觀 — 未嘗毀譽善惡 — 惟欲直道

以三代之時觀 — 所以善善惡惡 — 無非直道

以今時之人觀 — 不可枉其善惡 — 但當直道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夫音扶）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亡与無同）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去聲）而言（[illegible]）蓋雖細

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蓋以借乘物與人共皆人心近古一事雖小而人心之不古亦通見○陳少盆曰古者六書皆掌於史官班孟堅言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文也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雖略去有馬者借人乘之文疏其傳必有自矣○齊氏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詩言乘乘鴇乘乘黃蓋四馬駕車而乘之也借人乘之蓋有子路車馬與朋友共之意○通曰史闕文猶不挾己所有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挾己所有以自私○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上辭諸氏曰去二事大小精細實不相並故又載胡氏說于後亦闕疑之意【通考】吳微曰借闕二說云云有馬者借人乘之七字是史冊之文前後皆闕又止有此七字孔子自謂昔者吾猶見史冊之闕文有七字云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併此七字而亡之矣記於此未知是否也

以及見者言：史闕文　不敢自是；馬借人　不敢自有 —— 風俗尚美

以不見者言：今亡已　時變可知 —— 風俗益偷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去)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或問婦人之仁匹夫之勇雖弱不同同爲不忍何也曰忍之義禁而不發之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也○通曰亂大謀我自亂我之事亂德非獨自亂其心術且能亂人之心術是非有定理而我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使聽者失其所守爲人心之害莫大焉婦人之仁柔惡爲無斷匹夫之勇剛惡爲強梁

亂德亂謀
- 以巧言 — 變亂是非 — 所以亂德
- 以小不忍 — 婦人之仁、匹夫之勇 — 所以亂大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孟子於仲子匡章是也○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涉私故加詳審爾○饒氏曰南軒所引仲子匡章事甚切人皆以仲子爲廉孟子獨能辨其不廉此是衆好必察處匡

焉衛靈公

人比先師曰惟仁者無私心而好惡當於理方能爲衆人之[illegible]

[illegible]

好惡
- 以[illegible]人[illegible] 皆當於理
- 以[illegible]人[illegible] 恐蔽於私

〇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苦郭反）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〇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弘人也[illegible]

則道自道人自人[illegible]

之[illegible]得[illegible]道[illegible]用[illegible]人能弘而道[illegible]

物而[illegible]是是理之謂道是學大之弘[illegible]

盈梅天地萬物皆備於我此以之性其體則大也四端擴充火然泉達[illegible]以保四海此以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收斂[illegible]所以高者[illegible]能不曰道之全體所不一收其放出去之心是弘道功包涵字故能弘道

人道○

以人合道—人心有覺—心能盡性—能弘道

以道合人—道體無為—性不能檢心—非道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而不改則過成而不改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illegible]

張氏曰此章非以思爲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爾○饒氏曰夫子不曾教人莫思只要學了方思所以中庸指思在博學審問之後○定宇陳氏曰書說命惟學遜志一句六經言學所從始非特取卑遜之義不陵節而施之謂孫善勉學循循有學有自得之益勞心以必求徒思而未必有得也

思學得失○

以[illegible]思言——不食不寢——勞心而無益

以所以學言——好古敏求——遜志而自得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餒言祿皆不求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去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䘏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音洛哉謀食之食以食祿言去祿字餒耕也謂學者在其中一句自見引論此章天子食以敎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也君子推謀字以明道而不謀食以得祿謂之耕本不求餒而餒自在其中只是學本不求祿而祿自在

其中二字焉而聽祿之自至可也末又申言之憂道以見其謀道不憂貧以見其不謀食憂出於心謀見於事憂之深然後謀之熟無非欲學者知內之重而外之輕耳○語錄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節說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又恐人誤認此意以勸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不非憂貧而孝也○通曰況字不謀食者只為貪富關打不透介果不憂貧自不謀食

通攷

程復心曰首句重謀字末句重在憂字

君子

以[illegible]其本言 — 謀道 憂道 — 惟學自可以得祿

以[illegible]其末言 — 不謀食 不憂貧 — 雖耕或不免有餒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去聲

知足以知此理 知如字 而私欲間之 間去聲 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好字

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字亦知之明則不及而得之
陰不能無私力行而守之固謂守之必失之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内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去声之下句放上声此語錄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術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所謂敖惰而僻之類知及仁守見明德工夫○下面是新民工夫○陳氏曰亦須隨事檢點到此尚有不莊敬處非至此時尚欲孝莊敬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語錄動字不是鼓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使民去做這件事不有禮是使之以禮下稍禮字歸在民身上○動之是指民說如竟田獵得就其中致之少長有序之事便[illegible]能不日知[illegible]及之知之事也仁守之行之事也皆明德也莊以涖之謂臨民動之以禮謂化民皆新民之事動字猶作新民之作○愚謂

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語錄問[illegible]底然所[illegible]主氣質蓋亦有等底○輔氏曰不莊氣質之偏也不以禮學問之闕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

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要莊涖動以禮底工夫如何曰人自有於發物以民時少些莊嚴意思自不足謚畏要又淵此是發不未工夫兼備否及仁守峻固根本方好去發默其緣便本不立又有向可默為惡○或問知及涖禮動為政之事也然為學之事雖未要家之孫亦非莊涖禮動不能怠此為然非知識之明而持守之固亦無以為曰此章之四之字要分別及之守之得理而言涖之動之這二之字指民而言全知及仁守而循曰不莊以涖之則民之隨也知及仁守涖涖而德曰動之不全而責愈備也大本已立固足見其心德之全小節未善別足以為全德之累

語錄問知及仁守到仁是極了却又此心純粹不走失而以使人敬此便是未曰固足但須先有感無處無事不善若然仁守為李之事也行及乎為政至於發物政者雖不專然為善臨政之地矣○說民之失之此四之字指○而曰仁者心德之不莊若德之全而責以莊為未善者德愈

學

以大本言

知及之
仁不能守之
○不能有其善
修己上事

以小節言

不莊以涖之
動之不以禮
○亦未為盡善
治民上事

程子說為學本末當如此為政本末亦然詳見後註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語錄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然可任以大任之重而不雖小人一才之長亦可以使之何可任下大事畢○饒氏曰君子於小事上有欠小人能長處所以不可以一節觀之或問君子才全德備何事上有所短然亦不可以一節槩論君子亦有才短雖細微處亦有不盡處其小節可以日為君子又有才之大人非可以常許之小人不可以小節可以小人材以君子之大受所以可大受者材與德所充容之量君子可大受者器與量俱小故不何大受小人之器

以君子言
以小人言

不可小知—細事未必可觀
而可大受—材德足以任重
不可大受—器量淺狹
而可小知—必有一長

○此觀人之法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甞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勉人爲仁之譬

- 以輕重譬
  - 無水火不過害身
  - 不仁則失其心
  - → 尤不可一日無仁
- 以利害譬
  - 水火有時殺人
  - 仁未甞殺人
  - → 何憚而不爲仁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

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語錄當仁謂當之當爲仁字是指大亟難做要說言最要須看擔當不可識道自家做仁得是師長所敵底事○或問弟子於師拘事必讓而不敢先至於仁以爲己任則當自勉而勇爲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己所有而自爲之非律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爲程子所謂不可將弟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須了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者是已此與上章皆勉人爲仁之辭上章爲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爲之者發此章爲柔者懦知仁之爲美而不知勇於有爲者發○通曰當字大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爲己任曾子當之顏曾遜於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之事而遜於夫子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語錄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只恁地做去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爲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意焉○張氏曰貞則信在其中但執小信而於義有虧則失其正而又害於信矣○覺軒蔡氏曰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是也有訓必信者此諒是也諒似貞而實非故夫子特別而言之○饒氏曰貞者正而固守諒則固而未必正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知惟義哉所在者也○馮氏曰歷万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諒則固守

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

貞諒。
以貞言——處義既精不期而固——所謂大人惟義者是
以諒言——不擇邪正必信不易——所謂匹夫之諒者是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猶後獲之後。饒氏曰此後字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後。後獲謂不計其效也。蓋爲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已，禄非所計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意也。食禄也。君子之任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禄之心也。張氏曰然則爲貧而仕柰何孔子嘗爲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亦以敬其事爲主也。若曰爲貧而仕食焉而已遑卹其事則失其義矣。○胡氏曰後其食者盡委而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幾任其事而即有得祿之心繼之也。若曰先敬其事而後有計祿之心即義利雜糅公私交戰其不爲利心所勝者幾希。○黃氏曰敬事後食足之道也。一廩稟稱事君之道也。

事君○
- 以敬事言 — 修職盡忠 — 先事之意
- 以後食言 — 不先求祿 — 後得之意

○子曰有敎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敎則人皆可以復如字反也於善而不當復扶又反又也論其類之惡矣

張氏曰人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嘗不善故聖人有敎焉[illegible]以反之於善也敎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豈復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瞽舜之子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illegible]也蓋氣質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之道而敎有反之之功其[illegible]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洪氏曰聖人之敎如雨露之於萬物夫豈有所擇哉

有敎無類○
- 以性言本皆同 — 無有不善 — 天命之正
- 以習言有不同 — 有惡有善 — 氣習之染
- 以敎言反於同 — 可復於善 — 變化之妙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爲去声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善惡謂君子小人。邪正謂吾道異端。如陰陽冰炭之相反此不能爲彼謀彼亦不能爲此謀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惟達理者辭能達意辭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爲佳則以華藻爲雖止理反爲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嘗與人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爲主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

師樂師瞽者胡氏曰周禮樂師太師皆以師名瞽鐘笙鎛籥皆曰師○吳氏曰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無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去声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声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悉井反察如此可

以子張之問作既箭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教也學者善觀之則凡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吳氏曰論語中子張之問比諸弟子爲多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声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通釋】周禮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三百人眡音示瞭音了明目也三百人眡瞭掌大師之縣音玄鍾磬之類凡樂事相瞽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通攷】熊禾曰道字要重看一事有一日理先正當教人只看師冕見与子見齊衰二章以爲一部論語皆作是( )此是徹上徹下之道讀者深致而傳求然有以得之尹氏曰聖人處上声已爲去声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張氏曰道無往而不在聖人一動靜語默無往非道此固相師之道推之事事物物莫不各有其道所以然者天之所爲道不可須史離也夫推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隨形蓋無往而非是矣○黃氏曰子見瞽者每有矜之之心師冕知樂有術六藝不推可矜又可敬焉○胡氏曰瞽必有相荀子所謂尤瞽無相春秋傳所謂其相曰朝也冕之來見適然相者坐

必作過必趨哀矜之念乃聖人之素心至此自不能已也故
代相者告之先師曰瞽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
之故節節謹告之有目者待無目者之誠心曲礼也○馮氏
曰使瞽者若能視然是謂相師之道豈特與師言之道如此

論語輯釋通攷章圖卷之十五

論語卷之十六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　士毅　輯釋
新安林隱程　復心　章圖
後學莆田王　元善　通考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胡氏曰疑為齊論以皆稱孔子曰又三友三樂九思等條例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左證○馮氏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譏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以譏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譏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下篇後即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為篇分之意

然未曰首三章皆冀嘗也節亦雜記夫子言行

季氏將伐顓臾。顓臾國名魯附庸也趙氏曰春秋傳云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註云伏羲之後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扶又反之衛也趙氏曰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十一年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子路尚在魯治以迄此年復之衛明年死於孔悝之難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史記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illegible]境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illegible]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史記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召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冉有為季氏將與齊戰於郎克之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於孔子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

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為去声斂去声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夫音扶

東蒙山名也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馮氏曰按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其藝云東蒙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胡氏曰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謂顓臾也

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語錄問從孟子地方百里之說則魯地安有七百里曰七百里是禮記說母發百里如何設得侯國又容得附庸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已不全魯頌曰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此百里然此處亦難考

通

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在孟子謂周公封於魯為方百里蓋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說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之○山川附庸不在同則[illegible]方百里者古制也然詩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許則其地豈直百里而已哉孟子於此辭家之制皆不能[illegible]其許直討古制以為言耳而朱子之說則本諸戴記所謂封周公以幽早之地七百里為說耳王制成於漢儒固未可以為[illegible]閭禮亦周公未成之書覆禹會諸侯玉帛萬國至周僅千七百國則其王非所吞之外復其舊武王故朝所因而扶之未欲能猶欲大之國使之悉就古制也諸侯之多強大而使周公人公以百里之寡新造之齊魯則於其間其能久乎以此推之則

二國始封必不止百里矣已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通釋】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各有一軍家至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輔氏曰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之則悖孔氏義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去聲下同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持扶顚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饒氏曰冉有負季氏子路只是不能諫止於未至於顚故待之使不至於顚顚則既顚須扶起之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趙氏曰兕似牛一角毛青皮堅可為鎧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語錄虎在山玉在他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櫝中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馮氏曰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夫子稱為具臣者以此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費音秘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黄氏曰冉有此言但知費為季氏之邑而為季氏子孫謀抑豈復知有魯

哉。○齊氏曰：孔子之爲司寇也，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顓臾以益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強公室，而求反之，故孔子推深責冉求以爲非由本意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夫音扶，舍上声

欲之謂貪其利。○雲峯胡氏曰：求以爲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孔子從欲字發明切責之。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去声　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乞逆反　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或問不均不和不安，在當時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略而意則詳也。○饒氏曰：注無貧以下文三參差與上文不相當貴何也曰上兩句以貧寡對說下二句又錯綜發大抵貧多起於不均，均則彼此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和則爭，爭則土地雖廣，人民雖眾，而心常以爲寡。惟和而不爭，則雖寡亦不見其爲寡矣，故曰和無寡。傾覆生於不安，人不

心苟安則禍亂不作自然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illegible]貧而後能和和先寡而後能安三者又自相因○輔氏曰有國家者不患民之寡患上下之分而至於不均不患財之乏而患在失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定安則不貧和則民志一和則不寡不貧不寡則安矣安則不傾○馮氏曰夫子稱有國有家者正指魯與季氏言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扶

內治去聲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夫如是總包括上三句即所謂內治修也今不均不安則與內治修反矣又欲興兵戰則與修文德反矣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音預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

去聲責之遠人謂顓臾饒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夫子以蕭牆[illegible]顓臾[illegible]遠人可知[illegible]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illegible]

屢叛【通證】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illegible]桓子之從父昆弟也虎欲為[illegible]恐二子不[illegible]

之而逐仲梁懷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族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詛逐公父歜文伯及秦遄皆奔齊八年季寤桓子之弟公鉏極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叔孫氏庶子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叔仲帶之孫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十月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以適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陽氏敗陽虎說音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楯垂尹反兵器也正依值戈戟也蕭牆屏音丙也語錄門蕭當白緣鄭註云諸侯至屏內當有肅敬之意未知是否○馮氏曰蕭肅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蕭牆完師曰記郊特牲以祭宗廟廟合黍稷臭陽甚於蕭室恐以此謂之蕭牆

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上聲季氏【通證】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隙也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

發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去声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去声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音余。○馮氏曰：聖門紀録問答多単辭，集語無文采可誦，惟此章數百辭折難，抑揚優游反覆，所宜詳味也。〔通〕程復心曰：此說得夫子深責求之意。註說見夫子雖失位而餘福有以及人。

季氏伐顓臾
- 以先王封國言 — 不可伐
- 以在邦域內言 — 不必伐
- 以社稷之臣言 — 不當伐

此不易之定體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通〕孔子制[illegible]

君流。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illegible]

民者加地進律。律，法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illegible]

臣家臣也吳氏曰陪重也大夫於天子家臣於諸侯皆稱陪臣此謂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

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馮氏曰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以宗伯九伐之法掌之以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至自諸侯出則逆理矣然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苟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〇饒氏曰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僭起禮樂亂則征伐之權亦為之下移矣禮樂之中禮先而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下之分定禮亂則使不和不和則爭爭則征伐之所從起征是上伐下伐是諸侯互相侵伐先以治天下者先要於禮上整頓〇吳氏曰十世五世三世言其悔大約不出此故矜益以疑之下章成竊權者此時失權者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輔氏曰天下有道諸侯既不得變禮樂專征伐則大夫亦豈得而專國政哉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廉反其口使不敢言也輔氏曰下私議議此有道之極致大夫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於猶僭有微必至於無人自然不議於為有道之極〇

此章通論天下之勢止齋陳氏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爲適

孔門之徒欲今日大夫出僭文宣成之世創執非吾之所能詞令剏
褒刪存亡之者欲以表先篇曰此章自有前又次無道不又曰
細照道而及於在道其以徵也
特今欲說今而政之在也

天下有道
- 政出自天子——善政之興
- 政不在大夫——善政之效
- 庶人不議——善政之至
- 無復有失

天下無道
- 政出自諸侯——亂政之著
- 政出自大夫——亂政之流
- 政出自陪臣——亂政之極
- 鮮有不失

此天下之通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 大音泰）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通】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

庶術文皆畏□倪氏曰春秋是年書冬十月[illegible]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

辛巳之[illegible]左氏以為[illegible]子赤以不日[illegible]公羊傳也

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文也

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

執。[愚謂]（此前章集註）家臣[illegible]叛下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

推之而知其當然（此章專論[illegible]與前章皆定公時語）

（饒氏曰此章大夫出一人條案正前言按前）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

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胡氏曰[illegible]不無[illegible]）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

（又請命而[illegible]自諸侯出者[illegible]為無階之[illegible]）

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扶問反）

之意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

之也（或問[illegible]）

皆[illegible]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之紀蓋以此論之常理夫當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歟

○洪氏曰昭公之亂宋樂祁已言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公喪政四公矣以此知當時智者已有此論夫子以言之

家氏曰前言十世五世理也今言五世四世者實迹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

魯

以祿去公室言

以政逮大夫言

始　歷

始　歷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　武子　悼子　平子　桓子

五世而政自失

四世而子孫微

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已五世知其不復

自武子專政至桓子爲陽貨所執已四世而知其已微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声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也信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胡氏曰直者責善而無所回互諒者周敦而無所更易多聞者有所參訂而不溺偏見集註言友之之益所謂聞過則眞有所勸所謂道於誠明則有所待於進[illegible]入耳才所至於誠明而誠明可[illegible]

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故[illegible]氏曰便[illegible]一云安也慎[illegible]曰安[illegible]書註以爲足恭是也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饒氏曰以三者爲相反終說得不自在本意只是言有益於人與有損於人各自諒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與諒者交則信實相示與多聞者友則多識前言往行知識日廣三者皆常情所欲從然友之損友便辟者威儀足恭善柔者每事阿順便佞者語言可聽三者皆常情所樂悅而友之抑有損辛三者爲勸又深二者爲戒不必以爲相反〇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吳氏曰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道損益豈止於三夫子蓋略言之從是推之皆可求也三樂亦然

直則聞過　有薰陶漸漬之益

友

[illegible] | [illegible]

諒進於誠—有發懼談長之益
多聞進於明—有興起嘉效之益
便辟習威儀—無責善之實故損
善柔工媚悅—無固守之節故損
便佞習口語—無貫通之實故損

損益相反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數音亦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禮之制度樂之聲容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烏故反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饒氏曰此章損益亦未見三者相反看來節禮樂三句都是天理一邊驕樂三句都是人欲一邊心向天理上則德日進而有益心向人欲上則德日退而有損節禮樂只是謹之於毫釐之際不致純過亦不致不及○驕樂是奢侈如峻宇雕牆之類佚遊如從流上下忘反之類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吳氏曰驕樂以驕為[illegible]

樂宴樂以宴爲樂宴合食也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之合於禮者何可廢但不可以是爲樂而流淫耳○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並去聲可不謹哉齊氏蔡氏曰三友損益之資於外者三樂損益之發於中者也

樂
- 益者
  - 節禮樂 — 莊敬和悅之心生
  - 道人善 — 慨慕勉強之意新
  - 多賢友 — 直諒多聞之士集
- 損者
  - 驕樂 — 侈肆而不知節
  - 佚遊 — 惰慢而惡聞善
  - 宴樂 — 淫溺而狎小人

○損益亦相反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音譟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胡氏曰不斥君子專以德言無君子莫知所謂人物以位言此章君子兼德位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數人侍坐長者當先言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

未料於以長少拘也既有及未及亦又有長目顏色者誰及之而言亦輕顧長者顏色或意他往或有不察顏亦衣帶言也○汪氏曰時然後言此蘿此皆可与言否多有其時時未可言而還言是躁急而不遂時可以言而不言是隱匿而不發不躁不隱時可以言而或所與言者意不任是則亦非可言之情也不察而驗貽之眯淮不入其耳或反貽其怒矣謂之瞽可也○通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瞽者寘然不知所謂中者也

三愆○

以言未及言——或有少長先後——遂則言躁

以言及之言——當隨少長先後——不言則隱

以未見顏色言——或意有它適不察——率言則瞽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馬氏曰血稟於陰行於脉之內而為榮氣稟於陽行於脉之外而為衛程復心曰陰陽之氣塞乎兩間而人所資以為体者也就其体而分之則有氣有血氣者陽之為血者陰之為精又氣血之精者也陰陽氣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年彌高德彌邵出揚雄法言邵亦高也○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血氣未定不能勝人而志氣猶銳歲月尚長所未慮於貪得故惟色為可戒蓋男女之欲所年少為最甚也血氣既剛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貪得之念尚微未定之日雖其剛險有足恃者故惟鬪為可戒血氣既衰則色與鬪之念皆熄足逞者而日暮途遠憂賊百集故求得為可戒也○饒氏曰魂者氣之靈魄者血之靈心是魂魄之合氣為天血為地心為人人者天地之心心是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命於心不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先[illegible][illegible]二戒皆隨時而就衆人所動犯者言也朱子欲以理勝氣則不為血氣所使范氏欲以志

帥氣則不爲血氣所動蓋不
相遠志亦定向於理而已

君子
- 以血氣言
  - 少未定
  - 壯方剛
  - 老既衰
  - 易爲所動
- 以志氣言
  - 戒在色
  - 戒在鬪
  - 戒在得
  - 貴有所養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語錄止有

指有位有齒有德之大人○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要緊須是知得天命[illegible]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illegible]

不畏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先師曰三畏本乎說上一節本無知字意然以小人不知天命推之則見得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集註於上一節亦兩以知字言之欲知天命者可不格物以致其知欲畏天命者可不誠意以正其心哉○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江氏曰尹氏此說所以別夫衆人怵迫於利害之畏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張氏曰孟子謂說大人則藐之與此所言者以理言孟子之言謂當正義以告之不當爲其勢位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存也言各有所指耳○馮氏曰此以上四章皆言三事皆規諷之辭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耳

三畏

以君子所畏言

畏天命

畏大人

畏聖言

知其可畏無不戒謹

不知天命

狎大人 侮聖言 不識義理無所忌憚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行有不得之循知其所而學殺以之事也亦七用矣然能從事於斯之後不能從事於所則禁然流於而二者相去之間有是之迹學與學雖在二者下然而至則一者以學是自暴自棄則為不是矣又曰言其終近至之同也此有三等之○饒氏曰生知學斯困知為天質言之只有三等若民斯為下則全不通之意四而都窒塞行不去了此尚可以勉進於中上若又困而可出時矣此聖人勉以路學奧○

語錄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治為稷顏回也用皆魯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下愚而不並迹均之困孔不學之異耳○張氏曰困其性之本善故不則而不中庸言又其所之與一若分者言其始浙近之質也學不學禹人事盡以氣等是人事不驁志依只病下却積辨奪隊轉來為學為不案則打入下等上更無通曰以生知為上則學知

者爲中。困知者爲下。然而聖人不以品之下者遂絕之。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蓋困而學，猶可以進於上。困而不學，遂爲下而無復上之望矣。

學質同異

以質之不同言：

生而知之	學而知之	困而學之
質之上	質之次	質之下

困而不學

以知之則一言：

或生而知　或學而知　或困而知

無上下

惟學爲貴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論語季氏）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形[illegible]）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語錄：若視聽親切是非不辨，問不下詢，謀於偏，思慮昏，不知所以思矣。有爲氣質所壅蔽，有爲思欲所壅蔽者。）

[illegible]

明而[illegible]大明[illegible]於久[illegible]於[illegible]明以[illegible]

無所蔽言於[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於是[illegible]言也[illegible]之若之日有

以義明[illegible]色貌言是之自身[illegible]是[illegible]事上論一自

之問視聽向前其次則有色[illegible]又其次言出於口又其次見

之行事[illegible]貌聽對色與貌對言與事對疑與忿對得又是就

事上說三者之[illegible]思問辨言與[illegible]知忿思難而得思義事行

〇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

不是[illegible]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思問各專其一是七十[illegible]之義曰然〇道曰事思敬九思之一九思各專其一則皆主一[illegible]乎敬者也

謝氏曰未至於從七容反容恭中去聲道無時而不自省悉井反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張氏曰九思[illegible]

體亦人欲所由遏也然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illegible]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illegible]紛擾而無力矣是解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常臨時[illegible]數而各致其思則類已侍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當矣[illegible]但九者而已哉焉氏謂九若日用常行之要是也[illegible]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illegible]彼爲思而不享者言此爲不思者而言也

君子
以從容中道言 — 無待於思 — 此見誠者天道
以時自省察言 — 隨遇而思 — 此見思誠者人道

九思次第

自[illegible]之[illegible]——視明聽聰色溫貌恭言忠——兼內外

自事之[illegible]——事敬疑問忿難見得義——兼知行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好惡並去聲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謂可聞其四句皆古語也○張氏曰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蓋推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

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

而未見（形甸反）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云一作言　惟伊尹太公可以師曰）

當之若分其拼辛約潤則隱若求志也及湯湯文而太用則行義達道也歸達無意然用相須當時如顏子之用行舍則藏亦識哉乎此然夫子雖許顏子以此而顏子未用且下壽則於行義達道未其顏子之知此也未子曾謂以其事言求以其德之淺深言是也前一節行知善惡而誠好惡之者此知至意誠之事方篤信自脩未達於而也後一節求治以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所求之志者則身脩而推以齊治平之事體用全而為人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故【闡微】程復心曰真知善惡知此全之事也誠好惡之誠意之終也知至而后意誠知顏曾冉閔能之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隱居以求其志及湯聘然而起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是行義以達其道正顏子所造所得伊尹太公無以過而云亦庶乎此者當時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此

古語所聞

以所見之人言：見善如不及　見不善如探湯　○顏曾閔冉之徒

以未見之人言：隱居以求志　行義以達道　○伊尹太公之流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胡氏曰一車之用兩服兩驂也）首陽山名（胡氏曰在河東蒲阪縣　元師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彌彰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馮氏曰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後之君子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馬較首陽之餓夫貧富貴賤蓋不可侔矣而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問於流俗哉○蔡氏曰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不言叔齊者制行泣數以一小天下為之始若伯夷比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論教之所始故獨舉伯夷夫子論行之所與最親故取齊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求諸已誦詩三百而使能專對亦學詩能言之驗愚按然不門興觀羣怨召南二章皆言學詩之法自吾之一身以至萬事接物大而民彝倫教之重小而鳥獸草木之微於詩備矣此皆格物所當知也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亂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莊敬使人不淫不懾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或德性堅定則守之固而矣之操此其所以能立先師曰夫子嘗曰立於禮又學禮能立之語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謂聞詩聞禮與遠其子於三句上孔人一國不私其子亦何嘗該三得
其子嘗其可而數之教子得之數門人而一日不與詩禮之雅
言與此之聞禮之問曰教聞人此教子亦可不見禮如比禮
哉亢之見於詩與[illegible]之答家容子為詩禮學
陶之所得矣昔不[illegible]答曰[illegible]語言學文可見過之學
詩而不至大成其[圖致]道謂所學問以文者學道之禮器禮
文學詩禮學則成謂道所學何充文若載道歸之礼也
情義入神故學文則在其中文者詩書六藝載道之器學詩
則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在其中文道若詩書六藝然而禮
聖人所以路伯魚之和則道在品節詳物皆有之理
詩書六藝之中伯魚曾學夫禮天下之事莫明有理莫
學道學然理一也學文學之學禮則不可學文於文
之則教之曾行有比餘而謂學之事於禮可學文聖人
則教之以學詩禮此聖人之言以學文於伯魚之過庭

過庭詩禮以學詩言事理通達外心氣和平內故能言

以[illegible]言

品節詳明外
德性堅定內
○故能立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之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張氏曰此正名之意也春秋時以賤妾為夫人者[illegible]矣其則以妾為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以責其實也○蔡氏曰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者與夫言自謙皆未成人言無知也○陳用之曰臣君理陽德而出命正人於其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德而出命正人於其內君亦謂之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為君礼稱女君[illegible]春秋書小君是也○馮氏曰是時嫡妾不正稱號不當必夫子嘗言古礼如此故記之

論語卷之十六